



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花落赫塔·米勒,她成为了诺奖设立以来第12位获文学奖的女性。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是这么说的:赫塔·穆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率描绘了被放逐者的景观。而“意外”在于,之前并没有人看好这个身形娇小、散发着坚毅而敏感气息的56岁德国女作家——更准确地说,她是一个生于罗马尼亚德语区的异乡人,而这一点正是赫塔·米勒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漂泊、焦虑和沉重感的最初来源。

## 赫塔·米勒:“被放逐”的异乡人

书间道  
Book Review

### 十七年前的中国行

赫塔·米勒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引进过她的作品。只有以推介外国文学而著名的《世界文学》杂志曾刊登过她几篇短篇小说,《译林》杂志也介绍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此外,唯一一部正式推出的作品还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小说《风中绿草》。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童年片段及经历,回忆一群朋友的故事,他们因旧政权瓦解而精神崩溃,相继选择自杀。

事实上,赫塔·米勒对于中国并不陌生,1992年时,她还曾来过中国。当时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阿克曼接待了米勒。那次访问中国,米勒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

当时米勒来北京的消息很少有人知道,阿克曼对于米勒的印象是:活跃,容易发脾气。米勒在歌德学院参加了一个作品朗诵会,并且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在北京的一个星期,米勒大部分的时间都跟翻译家们在一起,谈论作品翻译的技术和细节,她对翻译很感兴趣。

### 诗性的语言

赫塔·米勒对语言有种特殊的敏感。但这种诗性的敏感,不是飘逸,而是恐惧、阴郁并且意味深长。

她的作品曾被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即使出版,也要经过严苛的审查。1982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低地》。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艰苦生活,出版后不久遭到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上,米勒并没有归属感,她不喜欢“家园”这个词。

即便到1987年,她从罗马尼亚流亡到了联邦德国,却仍然无法愈合被极权恐惧迫害带来的伤口。在获奖后,米勒对于曾经的流亡经历这样说:“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我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

那么记忆犹新。”

这些极端的灰暗记忆深深地影响了米勒的写作。正因为如此,米勒作品的题材大多是反映她在罗马尼亚时代的生活,描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动荡的生活和沉重的苦难。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对米勒的作品给出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则真实地讲述了生活于极权之下人的状态。”

然而诺贝尔奖恐怕也不能改变的是米勒作品“非大众化”的特质。10月12日,在“德国图书奖”的评选中,米勒的小说《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虽然跻身6部入围作品之列,但却最终落选。“德国图书奖”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奖项,代表德语文坛的最高水平,但同时,它也被看作是畅销书的风向标,曾因为“适应大众阅读口味”而受到德国文化精英们的批评。

### 泪洒书展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14日米勒现身法兰克福书展。见面会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全世界各大媒体严阵以待,热情的读者手捧赫塔·米勒的新书《呼吸钟摆》等候她的到来。

对于诺奖新贵的首次亮相,媒体是这么描述的:“米勒身着一袭黑色套装,加上黑色的丝袜和黑色高跟鞋,显得十分干练和高挑。”削瘦的身形,冷峻的五官,鲜红的唇色映着苍白面容,不言笑时,有一种严肃的冷感。

见面会现场,米勒向媒体和读者讲述了新书的创作过程,并且对其中部分章节作了深情的朗读。在谈到与此书有关的一位旧友时,米勒潸然落泪。这部作品是关于劳动营的故事,这位去世的朋友也曾经被抓进劳动营。

对于赫塔·米勒的获奖,有批评家指责她格局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米勒为自己辩护,她并不风趣地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她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伤的地方。她声称,若不这样做,她“完全没有必要从事写作”。

实习生 朱琳 整理

### 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刘峰: “米勒的风险” 我们愿意承担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不少参展中国出版社都领受着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塔·米勒的版权代理人谈判,务求拿下其作品的中文版权。米勒的版权代理人蔡鸿君透露,有20多家中国出版社对米勒作品的中文版权表达了意向,译林出版社也在其内。快报记者专访了译林出版社的总编辑刘峰。

柒周刊:出版界和读者对赫塔·米勒都比较陌生,你怎么看?

刘峰:米勒获得诺贝尔奖应该算是一个冷门吧。诺贝尔奖常常都喜欢出人意料,一些博彩公司还开出文学奖赌盘,世界最大的一个博彩公司公布了这届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赔率最低,原本是今年文学奖的获奖大热门,米勒连前十都没进,可是结果还是让人大呼意外。

柒周刊:译林出版社之前多次买下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版权,销量如何?

刘峰:是的,但很多都是在他们获得诺奖之前,比如库切和奥尔罕·帕慕克的许多作品。帕慕克本身就是畅销书作家,引进之后,一直卖得很好。还有库切的书,译林在他获诺奖之前一年就推出了,当时的销量是5000册,获奖之后一下子变成了7万册。但这种促进作用也不绝对,比如2008年获奖的法国作家克莱齐奥,我们引进了他的代表作《战争》,卖得不好。

柒周刊:听说译林打算引进赫塔·米勒的作品,这一次有风险吗?

刘峰:我们确定了她的三四部作品,正在和版权代理人商洽。不过这个版权不容易拿,国内很多出版社都在争。至于风险,不管有没有,我们都愿意承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标杆,译林有责任把这些作品向中国读者推介。

实习生 朱琳

### 新书推荐 New Books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虹影

### 好儿女花

作者冷静的描述及回忆却令人震惊,她曾在十八岁生日当天,揭开了自己身世秘密;在母亲去世奔丧的三天内,她更是逐步揭开家族阴暗的历史。本书是虹影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的续篇。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康思主编

### 蚁族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



版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那岩、王珍

### 冷箭

《冷箭》讲述了一段鲜为人所知的共和国往事。1952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南地区各地监狱人满为患。中国一支特殊部队,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押解数万囚犯西进雷马屏,同名谍战悬疑电视剧正在热播。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高银

### 潮平岸阔

本书除了让读者一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闯荡世界的广阔人生外,还与读者分享他对人、对世界的开阔视野。“潮平岸阔”既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宽频传送,又是作者生命形态的最佳写照。书中,高锟先生还与读者分享了他对夫人们对家庭的深情,海量的私人生活照片都是首度面世。

### 悦读

Happy Reading

## 你属哪座城?

“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秃顶、矮胖的男人挽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纽约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二十一万多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在创意经济的年代,选择住在哪个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因为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而暴得大名。他大方地把科学家、医生和商人都算作创意阶层,其根据是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创造。佛罗里达现在又出了《你属哪座城?》,《沙龙》杂志说:“这本书错误地假定人们,特别是创意阶层,需要一本书告诉他们该去哪个城市发展。那些自由地跑来跑去的人通常不考虑职业规划,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已经很清楚他们该去哪里发展。找不到工作的人更不会花钱买本书去了解该去哪里找工作。”不过理查德的书搜集了不少数据,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他说,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尖的。全球化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是扩展,比如工厂,另一种是集聚。世界经济的很多东西可以分散,但这些都不是核心。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维度将继续集聚,人口、机会、技术革新和资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方。美国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高的社会,每年有4000万人搬家,1500万人迁往异国或者异地,其中单身的年轻人流动性最高,20来岁的人迁居的可能性是40来岁的人的3倍。几千万人迁居可能会造成部分地区吸引了很多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



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单身人士,更多的年轻者,缺少工作技能的人则坚守于一处。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5%,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

经济活动不仅变得更加集中,而且更加专业化。纽约是港口城市、时尚设计中心和金融中心;附近有名校的旧金山是软件中心;洛杉矶的气候适合拍电影,是娱乐中心;纳什维尔是音乐制作中心。如果你想从事某种职业,并不是去哪一个大城市都行,因为现在对你来说重要的就那么几个城市。

另外,在考虑去哪个城市生活时,年轻人还要了解城市的性格类型。因为与自己性格类型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沉稳的人跟神经质的人在一起生活会变得紧张、焦躁。心理学家区分了5种人格类型:和善、尽责、外向、神经质和开放。美国各地区的人格类型刚好跟它们的经济特征吻合:芝加哥有很多外向型的销售人员;中西部是制造业中心,都是些尽责的人;南部有很多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汽车厂,以和善、认真的人为主;波士顿、洛杉矶等东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贝小戎

### 读行侠

Photo Taking

## 北爱尔兰的星巴克



地点:贝尔法斯特  
时间:2008年夏

既然说到威尔士和爱尔兰海,我干脆跨过此海,到西海岸的北爱尔兰,回味一下一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我在都柏林逗留,有一天乘巴士进入北爱尔兰,在首府贝尔法斯特稍作游览。

下巴士以后,我来到了贝尔法斯特市府广场,看到花篮上写着贝尔法斯特市字样,并在商店里看到物品的标价不是欧元而是英镑以后,才确信我已经到了英国的土地。自从1969年以来,贝尔法斯特街头不时发生骚乱事件,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

照片是在贝尔法斯特的一条主要街道拍的,镜头对准了星巴克。门口坐着两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头,左边两位像是一对夫妻,因为两人不仅装束相近,且脸部朝向一致,连地上

的塑料袋也是一样的,与右边那位区别明显。他们可能在街上遇见,就近找了个地方坐下。

近景有一位中年妇女正健步走向左侧,她的右手拎着一只栗色的小包。星巴克的窗户擦得贼亮,映照出三位老人和中年妇女的影子。玻璃镜里还有其他行人,包括一对年轻的情侣。当然,还有我这个业余的摄影师高举相机出没其中。

不难推測,贝尔法斯特这家星巴克的情调与世界各地的星巴克基本一样。看到这一幕,终于让我在这座城市有了安全感。

我想起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谢默斯·希尼,他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学院,曾在母校担任文学讲师。不过,北爱尔兰人最擅长的应是从政,据说有将近三分之一美国总统是北爱移民,其中四位的祖居就在贝尔法斯特郊外。 蔡天新